

# 卷八十七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八十七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為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關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大皞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記史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

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

楚地故曰年少時為郡小吏

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

內文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

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

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

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

積資資後及

儲蓄也

廡周古切堂

下周大屋

四辺重簷也

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

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

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

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

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強主以事之於文紆迴

也非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

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

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

事成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

人面而能彊行者耳

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



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  
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獸何言不假遊說  
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  
有人面而能強行也后反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  
之地非世而惡利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  
人之情實力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索  
不能致此也曰非者譏也所謂故斯將西說秦王曰至秦  
處士橫議之時也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  
章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

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樂也

索隱曰胥人猶

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  
侯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  
氏解幾為強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  
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  
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  
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昔者秦穆  
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  
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  
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



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文王

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

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

除竈上之不淨不足以為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

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

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

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

王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

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

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

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正義曰鄭國渠

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即郟口為渠傍北山

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

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

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

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

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連介無不斷者

解漢書者以一切為權時義亦未為得也



此文如累卵連  
鐵上四段說客  
功中三段說也  
其味至用千餘字  
三說總括說至  
容不可

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在臣

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

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

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

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

人仕於虞虞亡入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

謂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

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

詳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叔

岐州人也時遊宋故迎之於宋 求丕豹公

孫支於晉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

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此

日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遊晉後歸秦此

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

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 孝公用商鞅之法

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

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

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



武王發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備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北收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是儀先請伐故也。北收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南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包九夷，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蜀，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東據成臯之險。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南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遂華陽。徐廣曰：華陽一作粟。疆

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昆岡在閩國東北，四

百里，其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瀆山一名崑山，一名斷蛇，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為傳

西



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秦傳乘織離

之馬。徐廣曰：織離，蒲稍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建翠鳳

之旗，樹靈鼉之鼓。鼉，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

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

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

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

騏，不實外廐。索隱曰：駛音決，騏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駛騏為獻。廣雅曰：馬屬

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江南金錫，不為用。西

生三日而超其母也。

簪

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

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

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餌。索

隱曰：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即隨珠也。死者謂以

珠宛轉而裝其籍，傅者以璣附著於珥，珥者

璜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珠也。

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

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繡之衣，錦繡之飾。

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索隱曰：謂佳冶窈窕，趙女不

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



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鳴。

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曰：說文云：甕，

在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鈺音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

索隱曰：昭字一作韶字。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

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

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

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

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

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

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索隱曰：管子

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

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

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

以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



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

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

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

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

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

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連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率用其計

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

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

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

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

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

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

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

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

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



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

也索隱曰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

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

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

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

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

國異政家殊俗人范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如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

立一帝故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

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

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

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

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

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

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

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同文書

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

治離宮別館周徧

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

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

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

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

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

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

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

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

北抵琅邪正義曰今沂州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燕

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

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

上縣東南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

之餘子莫從辨士隱姓名遺秦符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

抵至也



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  
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  
始皇

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在邢州也病甚令趙高為書賜

公子扶蘇白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

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

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

人知始皇崩餘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

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輳車

中徐廣曰一作輜輳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

輜輳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輜輳車如今喪

有窓備閉之則濕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輳車

車也如淳曰輜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

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

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

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

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

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

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



謝漢也

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史記音隱宰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譎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義字有異

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

辨里曰辨曲

天子崩曰大行

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



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  
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  
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  
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  
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  
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  
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  
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廁役也幸得以

刀筆之文進入秦官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  
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  
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  
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  
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  
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  
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  
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



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閣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

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未而

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

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

從外制中謂之感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

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洋而

推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

斯曰吾聞晉易太子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

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身死為戮紂



殺親戚

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

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

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

安足為謀

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逆謀故文安足為謀也

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

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

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

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

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

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

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

斯敢不奉命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

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

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

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

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

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



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  
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臣正宜知其謀  
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  
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  
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  
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  
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  
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

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  
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

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

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

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  
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  
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  
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



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  
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  
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  
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  
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  
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  
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  
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

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  
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  
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  
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  
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  
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  
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  
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



市十公主死於杜

史記正義曰死音貯格反○索隱曰死音宅與

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

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尚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

曰此可為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

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

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

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

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

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

却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

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



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徐廣曰朱一名櫟

作椽○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

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

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藜藿之羹飯土

匭徐廣曰一作澗燬土劓刑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

矣徐廣曰穀音譽穀一作穀推也○索隱曰爾雅云穀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

若徐氏云一作穀則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

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隄防決滹水致之海徐廣

臆薄切又  
臆上小色  
臆章移切  
臆薄切  
臆皮堅也

日致一而股無肢肢皮膚脛無毛手足胼胝面

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

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

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

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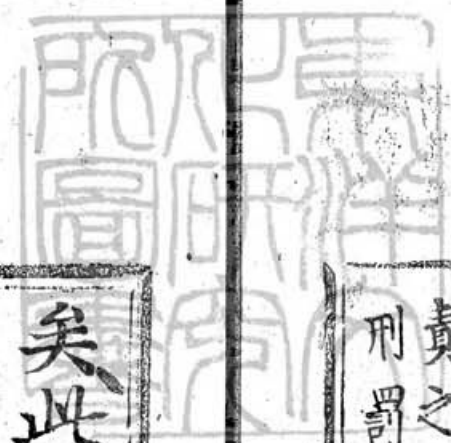
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

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

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



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  
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  
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  
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  
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  
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  
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  
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



他

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  
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  
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  
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  
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李反命之曰  
以天下為桎梏者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  
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  
若堯禹即以天下  
為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  
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

史記卷六十七

二



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

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樵格不亦宜

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

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悍也虜

本無格悍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

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

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者刑人必怒怒則關關則三族雖刑之可也夫

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

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



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

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

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

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

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九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

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

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

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

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

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

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

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

高哉隋澌之勢異也索隱曰隋峻也高也音七笑反澌音澌以言峭

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澌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

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

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



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  
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  
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  
哉？可不哀邪？素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  
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  
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  
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  
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  
之臣，關於側則流漫之志誑矣。烈士死節之  
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

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  
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

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

素隱曰：拂音扶  
弗反。摩音莫。何

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  
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重之

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  
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  
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  
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



爭之辯故能犇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  
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  
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  
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  
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  
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  
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  
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

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  
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  
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  
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  
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  
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  
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



聲辭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  
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  
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  
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  
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一作揆也如此則  
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  
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  
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

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

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

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

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  
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  
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  
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  
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  
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世怒曰



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  
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知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

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應邵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駟案敵抵即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



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民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執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無行田常

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

為韓安相也

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

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圖

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官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



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疆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至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東縛居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

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



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  
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  
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  
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  
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  
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  
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  
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

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  
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  
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  
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  
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貨之金  
玉使游說諸侯陰備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  
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  
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

陝胡夾切隘陝  
不廣也



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  
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  
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刻  
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  
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  
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  
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  
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

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  
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  
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  
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  
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  
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  
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霄斬咸陽市斯



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  
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遂獲免豈可得  
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  
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  
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  
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  
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  
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

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  
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  
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  
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  
神不亨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  
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  
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  
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



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二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為孫子嬰也。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

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

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韜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



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劭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趨又鄒

氏音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

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城皋滎陽作置三

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

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

郡城作置東都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

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